

## 信阳记忆

# 一路豪歌向天涯

——访著名作家叶楠(上)

黄振国

1987年元旦前夕,我利用进京出差的机会,专程去拜访了全国著名作家叶楠。

我和叶楠相识于1986年元旦。那时,他和天津电影制片厂的同志为拍摄反映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的电影而到豫南一带深入生活。他五十多岁,中等个儿,满头银丝,标准的军人姿态,走路很快,精神很好,说话基本是信阳口音。他为人随和,平易近人,和蔼可亲,没有架子。那年,他临别时再三跟我说:“啥时候进京,定到我家做客。”

光阴荏苒,转眼就快一年了。这次来京时,按叶楠给我留的地址,我给他家挂了两次电话,都是他的夫人老部同志(河南许昌人)接的,她说叶楠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导演到山西体验生活去了,可能过几天就回来。

那年冬天,北京的第一场瑞雪从12月16日下午起就纷纷扬扬地下了起来。17日早起隔窗一看,北京城银装素裹,漫天皆白。上午8点多钟,我又给叶楠家挂了一次电话,老部同志告诉我:“老叶昨夜回来了!”接着我就听到了叶楠同志的声音。他约我下午去他家。下午,我按时来到京西海军大院,轻轻按响了门铃。“就来喽!就来喽!”这是叶楠的声音。开门的是老部同志,她笑容可掬地连声说:“请进来!请进来!”

她将我领进了叶楠同志的书房。此时,叶楠正斜倚在长沙发上。他见我走进去,手按着腰,撑了撑没能站起来,只得很抱歉地坐着跟我握手。在他伸手时,我见他很吃力,脸上还有痛苦的表情。于是我忙问:“叶楠同志,您咋啦?”他摆着手说:“别提了,别提了,请坐!快请坐!”说罢就吩咐老部同志沏茶,拿烟、糖。老部同志忙了一阵子后,坐下来对我说:“他哪是生病哟,是腰摔岔气哟!老叶说你下午来,高兴得硬要亲自上街买菜,他推着单车刚出门,就被雪滑倒了,摔得还不轻呢,他自己没有爬起来,是邻居们听到了他的呻吟声,才赶忙跑出去把他扶起来,架着送进家里的。”

听了老部同志的介绍,我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立即很歉疚地说:“叶楠同志,我真不该来打扰您,这样吧,您身体不佳,好好休息吧,有机会我再拜访您!”

叶楠见我有了走的意思,连忙举起右手摇着说:“别!你进一次京不容易,能碰到我在家更不容易,我每年大约有五分之三的时间在外地,今天你就别提走的话了。”说罢就让老部同志去准备晚餐。

我见叶楠同志诚恳地挽留,只得打消了走的念头。这时我才留意到,叶楠住的是三卧一厅,外加一个小厨房。在一个十多平方米的书房兼写作间里,摆着一个长沙发和一对小沙发。靠西墙放着两个大书柜,上面整齐地摆满了各种书籍。墙上挂着几幅描绘少数民族的“织锦画”,人物造型栩栩如生,十分逼真。叶楠同志告诉我,这几幅画是前不久他从湖南湘西带回来的。靠南边的窗台上摆着两盆我不知名的花,花叶碧绿,令人情致。尽管室外寒气袭人,白雪皑皑,这两盆花却给室内增添了几丝春意。靠窗前摆着一张写字台,左上角放着一只高歌的镀金公鸡。金公鸡有尺把高,底座的一侧有一行雕字:“奖给全国第一届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叶楠同志”。办公桌旁边地上放着两个虽打开却还没有来得及整理的行囊,上面沾满了灰尘。噢!想起来了,叶楠同志是昨夜才从山西回来的。

我说:“叶楠同志,您是信阳人,可是,如今我们信阳地区了解您的人实际上并不多,你能不能把您的成功之路跟我谈谈,让我用自己一支拙笨的笔,把它介绍给你家乡的文学爱好者?”

叶楠同志端起茶杯,呷了一口茶:“要说成功,还谈不上,随便聊聊吧。”说罢,他放下手里的茶杯,身子往后一靠,点燃了一支香烟,拉家常式地跟我谈了起来。

叶楠先谈了他在潢川上学时的情况,“我的祖上原在信阳东边中山铺,后来进城定居在信阳市西关的鲍氏街。我家在城里有点小生意,在中山铺乡下还有一点土地,家庭生活还过得去。抗战以后,日本占领了信阳,我们全家‘跑反’到信阳西山,就是现在南湾的库区和董家河、浉河港一带。跑反是很辛苦的,住的是草棚,还没有吃的。那时潢川还没被日本占领,还属国统区。我父亲有民族情感,不愿当亡国奴,当时他就想到潢川去。在‘跑反’期间,我家的房子被日本鬼子扒了,‘跑反’回来,我家就借住在别人的一大间破屋里。那时,进城要有日本人发的‘良民证’。一天,我父亲从西山回来,刚进城就被日本宪兵队发现了。我父亲进屋不到一小时,宪兵队就像一群恶狼,气势汹汹地冲进我家里,把他抓走了。这是我和父亲见的最后一面,当时我和胞弟白桦都才8岁,不几天就听说我父亲被日本宪兵押到火车站北边的羊山活埋了。后来才听别人说是因为有汉奸在日本人面前告我父亲,说他‘不满日本的统治,不愿当顺民’。”

## 文化漫谈

# 浉水状元陈沆和他的撒帐歌

丁大成

陈沆(1785~1826)著名诗人,文学家,与龚自珍友好。清代古赋七大家之一,被魏源称为“一代文宗”。原名学濂,字太初,号秋舫,室名简学斋,白石山馆。其诗造意刻苦而出以自然,语言琢磨而达于质朴,才情流溢而气韵沉深。

相传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陈沆去黄州赴乡试。刚行至巴河岸边,不巧渡船刚刚离岸,船上早坐满了各乡秀才。陈沆恳求船公行个方便,将船开回岸边,一道渡他过河。那船公见站在岸边的是位文质彬彬的书生,便乐呵呵地说:“相公前往赶考,必是满腹文才。如果你能作一首包括十个‘一’字的七言绝句,老夫即刻拨转船头,渡你同往彼岸。如若不能,那就请相公耐心等待,待老夫先把此船才子送往黄州,上岸再喝上二两老酒,慢慢过来接你。”

陈沆一听急得直跺脚,忙说:“小生遵命,乞求贤翁先将渡船撑回头,我好赋诗,贤翁也好听得清楚,给予指点。”老船公须臾微笑:“也好。”随即把船撑回岸边。陈沆一脚跨了上去。

这时,恰好江心划过一条渔船,只见一个渔翁坐在船头,身边搁着一根钓竿,双手划着桨,身子一俯一仰地悠然自得,还乐呵呵地唱着渔歌。陈沆举目四望,见江心秋波,正随波荡漾。陈沆灵机一动,当即高声吟道: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俯一仰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船公和满船秀才无不拍掌称赞,高兴地给陈沆让座。陈沆不但乡试中举,而且连中进士,夺取状元。历任授翰林院修撰,广东学政,礼部会试同考官,四川道监察史。

陈沆是浉水人。浉水也属大别山腹地。咱大别山山里人结婚,锣鼓喧天

闹洞房。“撒帐”是闹洞房中一项重要内容。新郎新娘满面喜气,羞羞答答双双坐在红绫帐下。撒帐者坐在洞房中间的方桌前,抓起圆盘里的花生、枣子、棉籽、萝卜头撒向新人,撒一把,唱一句吉利话,其他的玩友“喜啊”“好啊”的喝彩。那些生动有趣的撒帐歌口口相传或被记录下来。笔者最近有幸搜集到一曲撒帐歌,据说出自浉水状元陈沆之手,真不愧大家手笔。

伏以——

天上初停织锦梭,鹊桥搭就渡银河。七香车上笙箫发,百宝栏边笑语多。两姓姻缘偕凤卜,一宵和意订鸾歌。金钱抛入红罗帐,共拥蟾宫照月娥。

撒帐春,春色浓,状元走马趁花风。千家旧苑杨烟绿,十里长堤杏蕊红。疲鸪驾,打鸪封,彩楼高起五云中。双双共对菱花镜,疑是同来珠蕊宫。

撒帐夏,夏风和,西湖堤上听笙歌。吴姬荡桨翻红袖,越女采莲弄碧波。人影散,夕阳过,月下相逢欢更多。闲情莫叙陶朱事,云雨巫山神仙乐。

撒帐秋,秋景清,蓝桥有路会云英。人来福地三分喜,月到中元十倍明。开绣阁,鼓银笙,醉倒金乌彩烛明。画屏隔断防人听,唧唧微传私语声。

撒帐冬,冬气寒,客路初逢吴彩鸾。绣襦迎风霜露滴,彩烛摇曳红光丹。金翡翠,玉栏杆,红袖挑灯带笑看。关雎一夜偕琴瑟,上苑千秋瓜瓞绵。

星斗移时酒兴酣,霓裳闲唱杨柳岸。抛残郭璞三升豆,偿还子孙十万钱。半夜明烛人是玉,一窗皓月客如仙。名花万朵争探看,共赏溪头并蒂莲。

撒帐已毕,万事大吉。百子千孙,万代富贵!

想当年,不知哪对新人享受到陈沆的亲自撒帐,何等的荣幸!

